

王恩洋先生论著集

第八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责任编辑：李远杰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技术设计：杨 潮

王恩洋先生论著集（第八卷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26.25 插页 字数 500 千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

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0-04564-6/B·201

定价：450.00 元（全套）（硬精）

目 录

目

录

大学新疏	(3)
附：格致辨	(41)
大学略释	(57)
儒学中心论	(77)
儒学论丛.....	(187)
儒学在人类文化之地位及其意义与源流	(189)
唐虞之德治.....	(211)
周易之哲理.....	(225)
论《诗经》之艺术.....	(246)
论历代儒学之演变及当来儒学之重兴.....	(265)
诗经新疏.....	(311)
荀子学案.....	(563)

大学新疏

大学新疏

PDG

大学新疏



严立三先生寄来大学考释。其游成都时所作也。考据精详，议论宏深。实出汉宋明清诸儒之上。正学消沉，空谷足音，欣慰为何如！其考据之要曰：朱子之补大学误也，大学文义自足，不须补也。阳明子之全复古本亦误也，实有错简也。错简云何？曰：“诗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”一大段，误在诚意章之后。原本应在“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”之下，在“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”两句之前也。考古简长短字数多少，以每简二十五字为准，则大学至大学之道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共二百零五字，恰为八简。自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至故君子必诚其意共一百二十八字，恰为五简。又自诗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共二百九十九字，恰为十二简。每简以中数二十五字计算，或多或少，均不过一字之差，殊属巧合云云。较之程朱之所谓错简者，此为最合理，而彼之出入太大。倘从严先生之所审定而



还其旧，则文义俱顺矣。

严先生之对本书义理之辨说，则首在辨宗。彼躬耕庐山时，曾作大学辨宗一书，今此所论，益加详焉。辨宗如何？曰：中夏学说不外三宗，且古今中外亦不过是。曰礼、曰性、曰玄，隆礼由礼，起伪化性者为礼宗；荀子为其代表。忠恕絜情，人我一体者为性宗；孟子为其代表。忘情无为，绝圣弃智者为玄宗；老庄为其代表。礼宗重礼，所以节情制欲，规矩绳墨以入于正者也；其说原于性恶。性宗重仁，本情以及物，扩而大之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，不待桀桎以为仁，不待刑僇以治世；其道原于性善。玄宗重道，道者无为而自然，绝弃人为，则反于浑朴无名之本。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，仁义礼乐均无所于施；其说由于去人伪而反于天也。大学者、性宗之学，非玄礼之学。然性礼玄三家之学，虽过量之人，未尝不可以融摄而互容；不及量之人，则不免牵杂而相乱。朱子之补格致，以礼宗之学而乱性宗者也。阳明子之以致良知释致知，且神其说而过，则复入于玄。大学本义之不明，实宗义之不明也。严先生于是一本性宗之论以释大学。其意曰：大学者絜情求仁之学也，仁者以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，只因形躯之隔而有物我之分。然此性情，感物而通；通斯应，视人如我，视国如家，则必思所以利安之者，故己所不欲则勿施，己欲立达而立达人。禹稷之视天下饥溺犹己饥溺。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。此物此志也。曾子得夫子忠恕一贯之传，至孟子并明斯学。曾子之

后有纯儒者，乃总其大旨，纲举目张，作大学一书。首立三纲，次举八目。曰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犹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明明德则在亲民，亲民则在止于至善；至善也者，可欲之谓善，宽和仁恕，济人利物之情是也。知止至善，则静定安虑而有得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，则平治齐修正诚致格之八目。此八目者，实即三纲而详析之。其归本于致知格物者，物者己之对，格者通之也。知者、感也，属于情，而不属于知虑。致也者，至也，极也。极尽吾之情以通物之情，人已通而一体全，便是求仁之学，便是至善，便可以亲民，而明明德于天下。故三纲八目，先后始终一贯。求仁之学，如是而已矣。

如右所言，虽不足以罄原书之万一。要其旨归，实以此为中心。盖自来言大学者，其纷争之点，皆集中于格物致知，其叛宗乱宗，亦无不在此格致之一事。今既一本性宗以立说，而释知为情、物为人，则顺是而扩充之，以至善为根本，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极量。则一切支离之说，似是之谈，皆得以止息。而求仁作圣之功，亦至易简而直截矣。严先生之言盖如此。

吾于严先生之论最赞同其考订错简，亦赞同其性宗絜情求仁之说。大学之宗旨，实为絜情求仁也。但吾亦有不能不异于严先生者，则以性善之说应有范围；而求仁之功实至繁密，不可单言易简。以是三纲八目虽实一贯，既然已三纲之而八目之矣，则必各有其体用之不同，当著其不同之点，然后彼此互成之功



用始见矣。又复当知：虽性礼玄三宗有别，然性宗自亦必具玄礼之用。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三者不备，则尽性絜情之功亦不尽也。吾幼年读书铁峰，曾作大学释，于龟山作儒学大义时，曾作大人之学章，对宋明儒者颇多纠正。今得严先生书，考订既正，宗义复明，喜何如也！然既有不能尽同，因复更为疏释如左，或有足以补足严先生之意耶，亦俟教耳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大学之道，学为大人之学之宗旨方法也。此之大人，古有二义：一者圣贤，二者君师。圣以德，君以位，然唯仁者宜在高位，则唯圣人可以为天下君。大学者，学为圣也，学为君也，学为长也，学为师也。学之性质如是，故其宗旨方法有如次之三纲也。明德者，人生本具而共有之善性。若知若仁若勇皆是也。在中庸称为三达德。明言其净，顺应伦理而不谬；达言其历事变而皆通。人之所以沉迷颠倒作诸不善者，亦无明德以主之也。上一明字充实而光大之也。盖明德虽具，亦必有学养成熟之功，始能充实而有力；光大而无量。否则，虽有美玉，不琢不成器，虽有美质，不学不知道。故贵明之也。在亲民者，与我共生息于天地之人，内之父子兄弟，外之朋友国人，皆所谓民。或居君师之位所治化之人也。亲之者，爱之而劳，忠焉而诲，己立而立，己达而达，情同一体，美恶与共，是为亲民也。明明德、立其本也。亲民、效其用也。云何著见其明德？于亲民而见之也。以何而



亲民？以明德仁智而亲之也。此二者虽一事而不可分。然有偏而失序者，则非至善。所谓偏而失序者：如原宪之以克伐怨欲不行为仁。此偏于明明德而忘亲民者也；如子贡之以博施济众为仁，此偏于亲民而忘明明德者也。皆非至善也。不先明其明德，而骛于亲民，舍其身家之疾不问，蒿目以忧天下，此失先后之序者也。急其后者，失本者也。竟无其后焉，自了者也。则虽有明明德亲民之志，而不能止于至善也。故为大人之学者，明德亲民既定其宗旨，止至善又定其方法也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知为学之方（至善）而止之者，率循有定，而志不迁，则能定也。志定则意念不纷而能静；静则惑恼寂静而心安；安则明智发生而能虑；虑则行践皆当而能得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知所止也；三十而立，定也；四十而不惑，静而安也；五十而知天命乃至耳顺从心不逾矩，则虑而得也。盖趋向正者（知止）操守严（定静），心定静者明慧生（安虑）。明慧生者见当理而行当情，爱人而人亲，治人而人治，礼人而人答，过化存神之妙，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焉。此则所谓得也。岂凭血气之性一向之情以明德亲民者所能为哉！甚言明明德亲民之效，其功夫唯在于止至善也。

然则所谓至善者何耶？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

本末终始，先后之序，知之明而行之顺，则近于道。如人还乡，方向不迷，步步向前，则日近其乡。近道之云，知止而终止之也；一物有其本末，植其本而枝叶扶苏；一事有其终始，善于始而结果圆满。此常理也。明明德亲民至善之道，亦复如是。故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自此以下，正显止至善之道也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举古之圣帝明王以为范也。往圣如是，后圣亦必如是也。明明德于天下一语，盖合明明德亲民两事以为言。自明其明德，明明德也。使天下之民皆明其明德，则亲民也。盖以至德行至道，感化兴起，天下皆明其明德焉。此之谓明明德于天下也。欲也者，行未至，德未至，道未至，而心向往之之词。所谓希望，所谓志愿是也。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大人之志，圣人之志也。志不在己一人而在天下，量之宏也。不徒饮食生养天下，而欲天下之共兴于仁让、咸明其明德，愿之伟也。此所以为大人圣人之志也。嗟夫！宇宙茫茫，群生藉藉，沉迷颠倒，猖狂妄为，由恶业而起纷乱；由纷乱而招苦恼。小之则有饥寒困迫之忧，大之则成杀惨丧亡之祸。总求其故，皆天下之人不明其明德，唯从其私欲贪残如佛法之所谓烦恼者是行是务。有己无人，有利害无道义，此国之所以不治，天下之所以不平，而祸乱相寻、苦忧相续者也。仁人君



子，有视民如伤之心，则必有奋然拔救之志。拔救之道，则明明德于天下是也。苟明明德于天下，人崇德义，家充孝慈，国兴仁让，四维既立，五常以正，天下之人皆有士君子之行，则祸乱乌从而起，忧苦自得屏除矣。此明德亲民之效也。虽然，如斯宏愿大业，是岂崇朝而致起念即办者哉！盖必立其本也。孟子曰：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苟不从小处近处本源处做起，务广而荒，必无成功也。故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行修其身。此从小处近处本源处做起也。小处易为力，近处情更亲。本源者末流之所从生，仪型既立，表范既成，以德化人，相感而化，则不待令而自行，不待刑而自禁矣。故明明德之功，虽以天下为其极量；而明之之道，则必以修身为其始基。修身既为平治之始基，则何以更有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之功夫耶？曰：此正修身之道也。盖身之所以不修者，以其心之有不正也；故必心正而后身始修。心之所以不正者，以其意之有未诚也；故必意诚而后心始正。意之所以有不诚者，以其知之有不至也；故必知至而后意诚。知必有所知，则物是也；故致知在格物。此四者皆修身之功，所以齐治均平者也。夫然，故对于身心意知物五者之义，及夫修正诚致格之之功，不可不先得正解也。今谓大人之事业，拨乱反治之功也。圣贤之学问，转愚不善以归于贤善之学也。故凡言平天下者，必其天下之本不平，或恐其趋于不平者也；言治国齐家，必其国其家之本有未

治未齐，或恐其趋于不治齐者也；言修身正心者，必其身之本有未修，心之本有未正，或戒慎恐惧其或有不修不正者，而须有以修之正之也。于此故吾人不可对自身看得太完全；而必勤求其过。对心性不可看得太善；而必知其有不善者存。而后修正之义有可言。身也者，言语行动之所由作，而以施夫人群者也。所谓修不修者，率视此言行举止动作威仪以为衡；不关夫血气之盛衰，肢体之完缺。故修身之身乃行为之身，而非肢体之身也。言行发于本身，因以名焉耳。修之云者，言有物而行有则，忠信笃敬，质直好义，敦厚崇礼，孝慈和顺，而无有夫虚妄猖狂贪鄙残暴，不敬不顺以辱于己而损夫人者，斯之谓修。否则身不修矣。古谓经明行修。身修云者行修也；修身云者修其行也。言语行动虽发于身，而所以司此言语行动之善恶者，则心也。心也者，统合知觉、情感、意志以为名。具有善恶无记之三性。仁义礼智信五常四端所谓善也；贪鄙残暴愚妄诈伪所谓恶也；自余饮食之欲，男女之情，工巧之慧，无损益于自他，而为生理生活等方面必要或不必要之性，此与生物禽兽等共有而不可分其善恶者，则无记也。孟子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又曰：食色性也，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孟子言性善，亦但就此异于禽兽之几希者言。食色之性不得谓之善也。若夫如荀子之所谓恶者，亦不能谓非常人所共有。极端言之，则皆过而与事实不符。故吾人唯当承认人性复杂，善恶俱存。既善恶之俱存，故其生于心者有正有



不正，发于行也遂有修有不修。欲求心之正则惟有扩充长养此几希之善，使之纯一不已，则不善损伏而心正，而身修矣。如此正心之功，即所谓克己复礼。为善去恶当如何下手？曰：诚意而已。所谓意者，即志愿也。孟子曰：志、气之帅也；气、体之充也；志至焉，气次焉；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气。王子垫问曰：士何事？孟子曰：尚志。曰：何谓尚志？曰：仁义而已矣。夫心既善恶杂而求其纯，纯之之功，唯在于意。意者，所以统帅全心而一其趋向者也。然此意也随人以不同。小人为利，君子为义。今此大人之学，其志为何？曰：即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已矣。是故大人之志，乃纯善而无丝毫之不善者也。心杂故有须乎正。意无不善，则更无用乎正之，唯求其诚而已矣。诚也者，恳挚纯笃，而不使有丝毫之或浮伪。精进自强，而不使有须臾之或间息。谨于言行，慎于幽独，表里精粗无不一贯。如此则内心常有主，不善自莫能干，操守常定，而心自正矣。然此意将如何乃能诚耶？曰：致其知而已矣。知也者，心之明慧，所以应万事而司其抉择者也。盖家国天下之齐治平否，唯知知之；如何齐之治之平之，亦唯知知之。身心意之是否修正与诚，唯知知之；如何修之正之诚之，亦唯知知之。乃至此知之至与未至，如之何致，亦唯知知之。致也者，充其力，效其能，而实致其用者也。充其力者，扩充长养此知之体。效能致用者，即以此知见之行事，使其才者也。如之何以致知耶？曰：在格物而已矣。此之物字，范围最广。凡知之所及，皆是物



也。人、物也，心、物也，事、物也。则天下国家身心皆物也。盖致知必有所缘之境，所致之处，则皆物也。格也者，察其实也，究其理也，通其情也，审其势也，举措施为，皆当其宜而合乎义。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使万事皆得其所也。是即正修齐治均平之全功也。如此以格物，即所以致其知矣。于此有难：

自欲明明德于天下，至必先修其身，次第由远以及于近也。由欲修其身至必诚其意，则次第由外以入于内矣。自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，而物为天下国家身心之全称，格为正修齐治均平之全功，岂不复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乱先后之序失总别之分耶？曰：此圣贤之学，所以为精深而博大也。盖诚意也者，即诚其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，亦即诚其欲治其国、欲齐其家、欲修其身、欲正其心之志。唯此意志之诚与未诚，不可徒于意上见，而必于事上有以征其实也。子曰：爱之能勿劳乎，忠焉能勿诲乎。诚于孝者，必有以体察父母之情；必有以安顺父母之心；必有以喻父母于道；必有以远父母于危。体察安顺之功，喻道远危之行，此则所谓致其知也。致知也者，穷其知之所及，尽其力之所能，实有以见诸行事也。通其情达其理而实见诸行事，则所谓格物也。事亲如是，交友亦然；齐家治国平天下皆然；修身正心亦然。岂可不实致其知能以加乎事物，穷其理而践其行，成其事而见其功，而可徒然以诚其意者哉。故真能诚意者必先致知格物以见其实践躬行之效也。致知格物，一面既总包正修齐治均平之功。阳明所谓致吾

之知以格物，使物之不正者皆归于正是也。一面复含即物穷理之意。将欲格彼物者，岂可于彼物理茫然无所知乎？将欲以身任家国天下之重者，岂可不储才藏器以待时而有为哉！故如吾之所谓致知格物者，实包括阳明晦庵之说而无所不通。亦必如此乃可实成大学之道，而无支离空洞之失也。若夫先后之序，此亦不违。了知天下国家身心本末之序者，即依此之序以致其知而格其物焉可也。亦不违总别之分。盖总中有别，所谓格致者，固随时随地以致其力，固不能一时而顿格一切物，致一切知也。所谓集义是也。别中有总，正心即修身之功夫，乃至治国即平天下之始业。宁非一事哉！盖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实功，即所以效其正修齐治均平之用者也。是故离格致即正修齐治均平为托空言；而离正修齐治亦更无致知之地无可格之物也。是以诚正修齐治均平皆各分段别释，而此格致独无别释者也。朱子不了知此，必以为传文有失。然则大人之学岂离天下国家身心以外尚有别物别理；离正修齐治均平之外尚有别事别知之待致待格；如今之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数理物理者之当学哉！支离无归，博而寡要，固其所也。然若以致知之知属良知、属情感，而非明慧知能；则亦无以见学问思辨之功，修齐治平之用，亦未为得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；知至而后意诚；意诚而后心正；心正而后身修；身修而后家齐；家齐而后国治；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格物者，致吾之知以格彼。物格者，我知既致而



彼格也。孟子曰：爱人不亲反其仁，治人不治反其智，礼人不答反其敬。爱人治人礼人者，致吾之仁智礼敬（即知）以格物。不亲不仁不答者，我知未至而彼物不格也。若天爱人而人亲、治人而人治、礼人而人答，感通变化，格物而物格矣。物格然后有以见吾知之已至。盖仁智既尽，礼敬无违，即此而见其意之诚焉。盖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未有不诚而能尽其知而感格乎物者也！意诚矣，一志不懈，举念无失。心乌有不正者乎？心正则妄心不生，非礼勿动，而行修矣。行修则表范既立，不令而行；亲爱贱恶，合情顺理。家有不齐者乎？家齐则可以教国；国治则可以表正万国，抚绥四方，弱小者怀其德，强大者畏其威，强不胁弱，众不暴寡，祸乱不兴，杀伐无有，人各安其生而乐其业，缮其性而端其行，礼义既立，风化以醇，天下遂平，而明德明于天下矣。此则止于至善矣。明德亲民之成功也。大学之道，其效如此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

此总束上文，归本于修身也。何以不言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齐治均平之本耶曰：彼皆修身之功夫也。此即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之意。孟子又曰：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；守约而施博者，善道也；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而道存焉；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；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轻。又曰：大人者正己